

窗口怪人  
第4話  
如樹生根

1997:第一波移民潮開始,成千上萬的人離開香港。

2020:第二次移民潮開始, 90000人離開香港。

2027年8月:政府宣布了包括言論法在內的幾項法律草案。

2027年9月:

從元朗大棠的家往學校的路上,我乘坐港鐵巴士K66到火車站。路邊有我的教會,元朗浸信會。教會旁邊有一座老房子。如此古老,可以估計是上個世紀的。暗灰色使它從四周明亮的銀色現代房屋中脫穎而出。它有兩層,用深灰色的石頭建造。在房子的右方,一棵相當大的樹從房子的一樓窗戶長出來,比房子還高。房子,樹,它們一起生長。

現在是9號星期四。Meander正在就兒童教育問題採訪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局副局長。Meander兼職擔任電台廣播節目“人民”的主持人。教育是我非常感興趣的話題,但沒有旁聽。因為,算了吧……無論如何,每個人都就位。監製倒數: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最近,我們的城市香港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隨著教育局宣布對小學課程進行一些改革,我們作為“人民”想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很榮幸有教育局副局長譚詠麟女士與我們同在。歡迎譚女士。”

“很高興來到這裡。”

“所以,大新聞啊,譚女士,大新聞。教育局現在正在改革兒童教育。你能簡單地告訴我們改革是關於什麼的嗎?”

“當然吧Meander。傳統上，兒童教育是非常制度化的。我們教孩子們知識，期望他們完成作業並不斷地考試。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做這些，但有人批評小學應該不是這樣。孩子們正面臨著他們本不應該面臨的巨大壓力。改革旨在緩解這些問題。功課的數量受到限制，課時被縮短留作課外活動，教學更加全面。簡而言之，教育不那麼以學術為主導。”

“這肯定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但是譚女士，為什麼教育局會做出這樣的改變呢？我的意思是，是的，我們看到孩子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但究竟是什麼推動了這種變化？”

“許多組織、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對兒童發展進行研究。許多人指出，儘管與知識打交道仍然很重要，但教育應該為孩子們做更多的事情。由於這是他們發展的首幾年，從教科書學習不應是唯一的方法。課堂教育要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開闊他們的視野，鼓勵學生掌握自律和生活技能。拋開理論不談，實際的原因是幾年前，政府官員受中國邀請訪問。自 2021 年以來，中國的孩子不需要做太多的功課，並且正在進行非學術性的培育。和他們一起度過一個星期讓我們大開眼界。儘管沒有看到他們在課堂上背誦太多，但他們的孩子是我們看到的最有能力的學習者。然後我們去了瑞典，那裡的教育更靈活，更關注全人發展。從那時起，我們決定，孩子們不需要每年兩次考試和兩次統測以及大量的功課。相反，我們需要致力於全面的教育。”

“似乎對學生學習確實有幫助，” Meander 評論道。

“我們會說，我們從事教育應該是從從方面獲得靈感，因為從來沒有一個確實的答案。要知道，我們的教育系統起源於工業時代，人們必須排成一排地完成任務並取得可衡量的成果。那是 150 多年前的事了。”

“對啊，” Meander 說，“我認識的一個人曾經提出過一個關於學校的陰謀論，學校實際上是為了讓孩子們在父母工作時受到管制而把孩子都集中於一個地方方便管理。然後為了不讓孩子們感到悶，他們開始為孩子們起草各種課堂，只是為了娛樂他們。”

“他可能離真相不遠，” 她們都笑了。

“無論如何，我們只是簡單地談到了改革，” Meander對譚女士說，“但這次改革的一些細節是什麼？”

“不完全是改革，而是做一些小調整，以取得最大的成果。我們遵循兩個方向來解決它們各自的問題。首先是學校的硬件：知識方面的問題。學業壓力無需介紹。功課量將減少到每周少於 20 份，同時根據最新研究為教師提供有效分配功課的指導。上課時間將減少到只在午餐前。這些都不是荒謬的變化，中國等許多國家和歐洲國家正在落實這些想法。第二個問題是課後活動。我們的研究表明，超過 95% 的父母有為孩子安排興趣班的習慣。這激發我們思考，為什麼學校不貢獻一部分呢？因此，我們有一個總體計劃，分配下午時間讓孩子選擇技能發展，無論是掌握樂器、運動還是創意寫作也可。午飯後當然會有空閒時間，讓孩子們有空閒時間要麼休息一下，要麼磨練自己的技能，或者和同齡人一起玩耍。總而言之，我們訓練學生掌握學術以外領域的知識。哦，還有一件事，香港學生總是有高分低能的污名。我們需要開始處理這個問題。每個星期五下午，都會有某種“生活技能課程”，訓練孩子們收拾衣服、操作日常機器、綁鞋帶、烹飪等等簡單的東西。週六，學生在導師的帶領下，帶他們去遠足或進行團體活動，目的是提高社交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時，學生會參觀一些公司，以激發他們對各個行業的興趣。簡而言之，我們正在讓孩子們變得多才多藝，並為他們在孩童時代所需要的一切提供專業幫助。”

“現在這聽起來像是我想上的學校。太可惜了，我出生得太早了。哦，在我忘記之前，這不僅僅是普通的節目。‘人民’重視您的聲音。如果您對我們的嘉賓譚女士有任何疑問，請隨時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單字小寫給我們留言。現在回到我們的話題。譚女士，我們需要面對的一件事是，我們的教育系統已經按照我們過去幾十年的模式運行，您預見到有什麼障礙嗎？或者說，有沒有對縮短上課時間和增加課外活動的反對聲音？”

“在我任官之前，我是一名教師。我們的批評，總是來自父母。現在我擔任行政職務，批評都是來自老師的。是的，他們關心改革的可行性。因為這可能會增加父母和老師的工作量

，因為他們要花更多心力。現在有幾件事我想澄清一下。第一，我們確實在學校教育中增加了更多元素，但我們打算在減少上課時間的同時平衡它。對於教師來說，增加更多的課外活動肯定會有壓力，不過是當他們需要承擔這些教學之外的職責時。我們，也想過這些。我們添加負責學生發展的活動專員與教師是兩個獨立的角色。事實上，隨著大量年輕人畢業並尋找工作，我們可以培養這些下一代來領導所提到的興趣班和活動。順便說一句，這次改革也考慮到了我們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因為看不到工作機會而移民。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樣。改革後他們仍然可以在這裡發展。未來的學校將會很大，這在物理上意味著學校為這些活動專員增加空間，也在修辭上意味著為兒童和幫助者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關於父母可能的抱怨，我知道最好不要解決它。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切，讓孩子們自己決定。”

“哇，所以如果我最終不是一名記者，這是我的夢想，我可以經營校園電視台。很好，” Meander 評論道，“但還有一個問題我必須解決。教育仍然是一個系統。我們希望學生進入中學，然後是大學，然後是社會。現在知識部分沒有了，那麼我們在孩子申請中學的時候評估能力的依據是什麼？”

“我想強調的是，知識部分仍然存在，只是我們一年不舉行多次考試，而是只是一兩次。這應該足以評估他們的學術能力。然而，傳授知識只是幼兒教育的基本目標。最終，我們想為孩子進入社會前做好了準備，而社會並不僅僅由知識構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進行改革以更好地為孩子們提供各種技能，這首先要從更合適的教育開始。事實上，在這次採訪之前的幾年，我們已經在幾所一流的小學中試驗了這些想法。結果是令人滿意的，他們的畢業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成功進入一流中學，證明我們的計劃是可行的。此外，學校不應僅全天候教授知識，並期望學生記住所有知識。我們寧願讓他們自律、發展良好習慣並適應他們往後的生活，而不只是推銷知識。”

“哇。現在我們有了第一個問題。Kevin Yeung 問‘你的教育理想是什麼？’譚女士？”

“這聽起來更像是求職面試中的一個問題，”譚女士笑著說，“好吧，反正政府不談此事。我們是政治家，而不是教育家。等等，我說到哪裡？是的，我的理想。就像我說的，傳遞知識只是一個主要目標。教育應該做的不止這些。我們正在為兒童和青少年的未來做好準備。教育真的很廣泛。但我最欣賞的教育體係是 A-level。其中一件事是，這個系統不會讓學生局限於學習。學生參加中五的必考公開試，看他們是否適合繼續深造。如果沒有，青年有機會在其他方面發展。回首一看，很多社會賢達就是這樣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的。有能力的學生繼續參加中七會考，然後升入大學。那是我真正喜歡的系統，並且有一天可能會帶回來。這樣學生就不會被只有一種成就方式禁止。”

“我還太小，無法體驗會考。接下來我們有 KY Yip 詢問‘隨著孩子數量的減少和移民的開始，你有信心我們能夠維持兒童教育嗎？’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問題。譚女士？”

“嗯，是的，學生流失是個問題。出生率越來越低。此外，人們開始搬到其他國家，我們確實看到許多學校倒閉。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的障礙。我們何不轉危為機？現在我們的學生越來越少，這意味著如果學校不想倒閉，就要推行小班教學。現在班級規模變小了，老師和教練有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們的學生。有了這個，就有更多的空間在教育上進一步發展。我對移民沒有任何評論。然而，在困難時期，我們可以看到繼續前進和改進的必要性。”

“最後一個問題。Harold Tam 問道：“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你打算移民嗎？”這是個人問題。我想聽聽。”

“我是副局長，只是一個政策制定者，而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然而，我去過足夠多的國家，知道有時其他地方聲稱比我們更好，是因為他們有更靈活的教育體系。但我認為不需要移民。我的意思是，香港教育可能不是最成功的教育。但隨著改革，我們可以像其他城市一樣勝任。我自己不打算搬走。我對這座城市和其中的人們仍然抱有希望。作為政策制定者，我們應該邁出第一步。”

“我懂了。譚女士，我想知道更多，但節目到此結束。感謝譚女士。”

“很好的訪談。”

“感謝觀眾收聽。這是“人民”，這是你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那就是我錯過的訪談。那是因為 Meander 的堂兄 Kelvin 正帶著妻子美玲和他們的孩子從台灣回來。好吧，必須有人照顧那些孩子。然後發生了一系列事件。Chug-a-lug 降下又升起，Bobby 被帶走並完好無損地返回。一切恢復正常。

傍晚時分，夕陽西下，陽光灑落在維多利亞港。高大的銀色建築沐浴在太陽爺爺的撫摸下。這條河，如果可以稱它為河的話，它就像金子一樣閃耀。從我坐在房間窗戶旁邊的地方，我從左到右可以看到粉紅色的文化中心和古老的鐘樓，被稱為立法會棱角分明的現代玻璃凱旋門，粉紅色的四四方方的解放軍總部，以及國際金融中心，與無數我認不出的熟悉白銀大樓，都住在淡黃色的色調中。九月的暖風吹來，卻永遠無法抵達我們的房間。嗯，那是因为.....

“嘿，Bobby，你能打開窗戶嗎？”我問窗口怪人。

“我有能力，但我無意。”

“去你的。那請問能不能開窗？”

“你已經問了，”他回答。Chug-a-lug 真的應該選擇一個不這麼固執的人。

我嘆了口氣，“好吧，我可以打開窗戶嗎？”

“不，”Bobby說，“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風景，我看不出你需要這樣做的原因。此外，過多的氧氣會讓我不舒服。”

“我可以請父親幫助你，”Alex建議，他一直很享受我們的談話。他所說的“父親”是指那造了這個人工智能的創造者。

我知道最好不要與這兩個爭論。隨著 Meander 出現在門口，這標誌著我該離開那悶焗的房間，離開窗口怪人和 AI 去享受周末了。

“等等，你是說科學家沒有解剖他，也沒有利用他進行任何實驗？”Zedekiah 義勇在回家的路上問我：“知道他是誰後，連抽血都沒有？”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傳統上 Meander、我、Athena 和 Zedekiah 在我們的其中一個家庭中共進晚餐。今晚 Zedekiah 做東。

“嗯，他回來時健康無恙，”我回答說，“至少他看起來是這樣。而且喔，他已經升級到適應水了，所以水花攻擊不再對他起作用了。”

“是的，但他仍然是窗口怪人，”Meander 說。

“哦，可惜他們沒有解剖他，”義勇說，“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只是太沉迷於外星人的短片了，不是嗎，”Athena 打他的頭。

“什麼，我開玩笑的。無論如何，我們到了。”

義勇按門鈴，他的姐姐 Rona 傲鳳過來迎接我們。陳家是一個典型的家庭。父親康祥叔叔正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看新聞頻道，母親 Mary 阿姨正在收回她一直掛著的衣服。Rona 在她的房間裡，除了為我們開門之外寸步不離房間。屋子裡沒人說話。房子是最簡單的設計。客廳裡有電視和沙發，用餐區有一張大桌子，其餘什麼都沒有，甚至沒有裝飾或風格。只是，房子。拜訪他們幾乎讓你有一種闖入某人的日常無聊的感覺。好吧，我說漏了幾點。Rona 是社運領袖，而義勇則是經常出現在這些情況下的救護員。據我所知，他們的父母並不支持他們。他們自己的房間實際上與沈悶的客廳形成了巨大的對比，房間裡擺滿了各種主題海報和精品。Meander 和 Athena 帶著食物迅速前往廚房。她們今晚煮飯。通常我們每次家訪都會承擔一些家務。女孩煮飯，男孩洗碗。坦率地說，我有點嫉妒這些女孩，當我和

Zedekiah 不得不在一個除了新聞記者之外沒有人說話的尷尬情況下等待晚餐時，她們有事情要做。我覺得在Zedekiah的房間裡等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我們現在是客人，所以我們坐在沙發上，和叔叔一起看電視。

“上個月，政府宣布了包括《言論法》在內的幾項法律草案。在立法會，行政長官曾國衛先生正在開記者會……”

政府正在召開新聞發布會解釋這些法律。

“這是國家安全的新舉措。過去，我們有法律保護我們的城市和國家免受軍事和人身威脅。現在我們正在將安全的概念擴展到意識形態……近年來，許多國家、城市一直在推動不同的國家安全法……任何潛在危險的想法和出版物都應在產生影響之前被監控……不，並非所有事情都會被禁止…我意識到，根據上個月以來突然上升的移民率，公眾有一種恐懼。我在這裡敦促我們的人民保持冷靜。法律只適用於一小部分破壞律法之人……至於新的言論法，制定法規的目的不僅是確保我們的國家不僅身體安全，而且精神健康……我們正在更好地檢查信息流，以防止更多的衝突並引導我們走向繁榮……我們正在組建一個監督委員會來跟蹤出版物和演講……這是必要的……別擔心，我們會有一個深思熟慮的指導方針。”

“太可笑了，” Rona突然出現在廚房門口，端著一碗東西，“這沒有道理。我的意思是，《言論法》太過分了。”

“傲鳳，” Mary姨姨命令她的女兒，“回廚房去。”

“我為什麼要閉嘴？媽，這是關於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自己的自由。看，不管政府怎麼說，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控制。現在他們就監聽媒體？”

“更不用說他們的指導方針從來是模稜兩可的，可以根據領導人的意願進行更改，” Zedekiah 加把口。

“沒錯！”

“傲鳳，義勇，安靜！”他們的母親敦促他們。

“但是，媽，這不是什麼複雜的事情，這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Rona開始爭辯道，“政府總是做錯事，或者至少還有改進的餘地。他們需要媒體和人民來告訴他們：他們錯了。現在他們正在監視言論，我們需要戰鬥，否則我們將失去一切。”

“我不知道姐姐，但是有了這個法律，他們似乎會針對很多人。很多人會被毀滅，無辜的人也會被毀滅，” Zedekiah說，“那些是我關心的人。”

“人們做錯事了，需要受到懲罰才能伸張正義，” 他們的父親說，語氣快要氣炸了。

“爸，這就是問題所在。如果政府打算阻止任何反對意見，他們就是在製定規則，而規則可能對他們有利。可能的後果可能是巨大的。很快，媒體將只存在一種聲音，這是不好的。Athena，幫我拿一下碗。”

“Rona你要去哪裡？”

“安排一次會議。”

“站住！”父親大聲說：“我不介意你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應該抗議，你會打擾別人。”

“爸！” Rona轉身大喊：“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正在做的事情，你從來沒有。但我需要這樣做，讓政府知道這是錯誤的。”

叔叔走到她身邊，面對她站著。這將會是一場災難。

“嗯……Rona，” Athena從廚房裡說，“這裡需要你幫忙！”她其實是在找藉口把她使走。

Zedekiah 默默地伸手去拿遙控器，降低了音量。於是父親回到沙發上，女兒回到廚房，一切都恢復了正常。

我們吃飯的時候，電視在背景播放，沒有人發出聲音。除了吃飯，沒有人做任何事。新聞正在報導人們離開這座城市的新數字。

“嗯……搬到另一個城市，”Meander受不了沉默，“搬到另一個城市……”

“因為他們在城市裡看不到希望，”Rona嚼著蔬菜說，“必須搬走才有希望。”

“勇、鳳，你們也移民如何？”Mary阿姨說，“你們好像不喜歡待在這裡。”

“媽，”Zedekiah說，“正是因為我們熱愛這座城市，所以我們選擇留下來，看看我們是否能改變一些事情。”

“那你們為什麼要反抗領導人，破壞基礎設施，封鎖街道，傷人？”

“叔叔，”我說，“技術上來講，只有第一項是正確的，其他的還沒有發生。”

“我不是在問你。”

“但是阿姨，”Meander說，“你有沒有想過移民？”

“我們真的很喜歡倫敦，”康祥叔叔回答她，“基礎設施更好，天氣更適合我們，而且聽起來更好。”

“那麼為什麼……”

“太貴了，”叔叔回答，“是的，英國政府為你和你全家提供了很好的服務。但是你一半的薪水要交稅。該死的政治。再說了，這個城市，那個城市，也沒什麼分別的。只要有人，就有政治。只要有政治，就會有錯誤。只要有錯誤，人們就活得不好。”

“等等，”Rona對她父親說，“你同意我們關於政府的看法？”

“我想說，”Athena建議，“社會是由不同持分者組成的，要滿足每個人的要求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的，也是，”叔叔說。“我不反對你的某些理想。但我不喜歡你表達的方式。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們像往常一樣陷入麻煩。”

“我吃完了，”康祥叔叔留下一套空餐具。

晚飯後，我幫Zedekiah洗碗。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我們最多只有五道菜，但碟和碗都堆到上天花板。我們靜靜地把它們弄濕，用肥皂擦，然後把它們一一掛起來。沉默的時間長得令人不安。

“所以，你不打算離開香港？”我把洗過的碟遞給Zedekiah。

“這不可能，Jon，”他把碟放好，“我不打算。移民是因為需要移民。發生這種情況必須發生兩件事，”他從我手中接過一個碗。 “一，我社交圈子裡的人都走了。第二，我無法維持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

“這也是你在一個新地方將面臨的兩個問題啊。”

“的確。你呢，你會離開嗎？”

“我不會，”我抓起一個鍋，“我幾乎沒有理由離開。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多年。是的，我去過並欣賞過其他城市，但並沒有想在那裡長期生活的衝動。我不知道，我只懂一種生活。”

“我不會怪你的。這也是我的問題，”Zedekiah說，“我們很多人都這樣。”

週六晚上團契結束，我們關掉所有的燈，推生日蛋糕入來，一起唱生日歌。我們為Kyle舉辦了一個驚喜生日派對。

當燈重新亮起時，他許願並切蛋糕。

“那麼，你許了什麼願？”Sandy問。

“如果你說了，願望就無法實現了，”Adam說。

“其實，”Kyle開始分發蛋糕，“我希望我能盡快適應澳洲的生活。”

這讓我們保持沉默，停止吃糕。

“所以，你要移民了？”David指出了明顯的。

“下星期三，和我的家人一起。我們已經做出了決定。”

“但為什麼？”Zedekiah問：“你在這裡不快樂嗎？”

“Zed。”Athena開口。

“什麼，我就是問問。”

“嗯，我不是。我們只是為我的小妹妹Cindy做這件事。查了一下，澳洲是個好地方。我們暑假去了那裡，Cindy很喜歡。”

“那你家其他人呢？”Simone，我們的導師問道。

“爸爸在那裡找到了間大學來繼續出版他的作品。媽媽將辭去辦公室工作，全職照顧妹妹。我需要找一所學校。由於我是移民，我需要從他們的高中開始讀，才能進入他們的大學。”

“但是，Belly和Button怎麼樣？”Meander問道，“你不能把牠們帶走。”

“對了，我的貓。這確實是個問題。有人想領養貓嗎？”

Kyle在另一個小組，我其實不太了解他。我只知道，我們去偏僻的露營地時，他喜歡坐在風景旁冥想。他總是堅持去“譚仔”吃飯。他喜歡這首歌 Give Thanks，每次需要分享歌曲時都會選擇它。

“好吧，我們會想念你的，”我們的導師Alice對Kyle說，“只要答應我找一間好教會，然後在夏天探訪我們。”

“或者在冬天，考慮到你將住在南半球，”Athena說。

“我會的，我保證。我會的，”Kyle食完了他的蛋糕。“我們去譚仔吃飯怎麼樣？”

我們不與他爭論。我們未決定晚餐吃什麼。

我們走出教堂的正門。左轉，走在路燈泛黃的水泥路上。晚上10點幾乎不是任何人閒逛的最佳時間，不是在元朗的郊區，那裡的樹木豐富到足以成為鄉村。我們一路走到紅綠燈的十字路口。基本上，所有區域的車輛都會在這裡集合，然後左轉至元朗公園和馬田村，或

右轉至市中心、Yoho 商場和通往香港中心的高速公路。如果您站在面向市中心的安全島上，人們會從工作乘車返回家中。過了五個紅綠燈，就到了紅磚路，再行五分鐘就到千色了。在路邊的一家餐廳外面，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影子。

“Meander，你能給我留個位子嗎？”我說，“我有事要做。”

我接近了我認識很長時間的那個人。

“偉強？”

“哦，嘿，壯文。好久不見！”我中學的朋友跟我打招呼，“你吃了晚飯嗎？”

“正在去。真是好久不見了。你現在在做什麼？”

“嗯，我剛大學畢業。”偉強比我大一歲。

“哦，那你打算繼續深造嗎？”

“並不是。我要走了。我想去別的地方。”

“移民？去哪裡？”

“柬埔寨。不完全是移民，而只是一些長途旅行。”

“等一下，柬埔寨？”

然後我的全息電話響了，是Meander。

“去吧，你的朋友和晚餐需要你。”

“好的。嗯……強，你什麼時候飛？”

“15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這與Kyle的時間相同。

“偉強，我會盡量來的。”

“別要我等你。”

“來吧，我什麼時候讓你失望了。”

“總是。”

“好好笑。再見偉強。”

“再見，壯文。”

吃完晚飯我就回家了。當巴士經過我的教會時，我再次看到那棟老房子，在窗邊閃過。真浪費路燈，來照亮房子。一棵樹從屋內長到屋外，她打破一樓的窗戶，擴大了她的樹枝。我從某個地方聽到謠言說這所房子將被拆除。房子與樹相連，樹在房子裡生長。如果房子留下來，她也會留下來。如果房子沒了，她也會沒了。

星期一下午，下課後，我和Alex回到宿舍，看到Bobby在用他自己的電腦。

“那最新的i17電腦？”Alex敬畏地說。

“加‘是’加‘嗎’，Alex。而且是的，最新的。”

“那台具有 8D 數字圖像處理、三維顯示、頂級互聯網速度、VR 連接和全息投影的電腦？”Alex很興奮。

“哦，很好，”我說，“你可以用它搜索很多東西。基本上是Alex，但更好。”

“我確信我沒有這項新技術，”Alex回答道。

“但Bobby你到底為什麼需要這個？還有你是怎麼得到的？”我問。

“我不能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因為到處都是氧氣。但是我對這個校園以外的地方很好奇。所以我想看看不同的城市，而不需要真正走出去。”

“等等，那你能不能找到氧氣濃度最低的最好的地方，永遠住在那裡？”我說，一半建議一半嘲弄。

Bobby眼睛一亮，“我可以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嗎？”

“很多人都這樣做，”我說，“這叫做移民。”

“移民涉及人們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目的是永久或臨時定居在一個新的位置（地理區域），” Alex解釋道。“人類長期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原來的地方不適合居住，必須保證生存。”

“你真的需要在維基百科上讀出括號裡的單詞嗎？” Bobby問。

“我什麼都讀了……”

我打斷了Alex，“男孩們，有一天你會移民到某個地方嗎？”

“我不，” Alex回答說，“我是在這個地球上造的。住的地方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我還可住在哪裡？” Bobby回答說：“我在這裡是外星人。從技術上講，我已經在移民。這個世界不是我的世界，這個家不是我的家。”

“你找一個氧氣最少的地方，你移民？” Alex問他。

“這是一個條件句，請加‘如果’和‘會’，” Bobby轉向我，“你是人類，哪裡是最適合我的地方？”

“哦，這樣你就可以打開窗戶，我們可以自由呼吸，” 我低聲說。“去地獄吧，它沒有氧氣。”

“我應該下地獄嗎？” 他激動地說，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這地獄在哪裡？”

“你現在有一台電腦，” 我對他說，“搜索一下。我要和Meander共進午餐。”

當我離開時，我能聽到Bobby的聲音，“著火了。一定很熱。我看不到氧氣水平。為什麼網上沒有關於地獄的評論？”

“我們叫大自然，環～境～”，星期三，15號，Dawn Wong教授在和我們一起閱讀了一些文章和短篇小說後，正在總結他的生態學課堂。“它來自en-va-ron這個詞。有誰知道這字的意思嗎？”

坦率地說，我無法專心聽課，因為我認識的兩個人要離開了，我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再見到他們了。

“Wan, 環，”Alex 說，“它的意思是一個圓環或一個圈。”

教授說，“啊，是的，一個環！它意味著從中心向外擴展的區域圈。看，它首先來自人類城市規劃的概念！在北京，我們有一環，二環，很多灣從中心向外擴張！在倫敦，我們有一區，即城市的中心。然後我們向外，從中心向外輻射，區域 2, 區域 3, 區域 4, 現在它們有 9 個區域。看，環，是環境，是周圍。我們用人的概念，來談自然！而生態 Ecology，真的很接近另一個詞，經濟！Economy。都帶有前綴: e-co！有相同的語素意味著它是關於照顧我們的家庭和我們周圍的環境。這就是自然與文化結合的運作方式！有沒有問題？”

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問什麼。

教授面向教學助理說，“讓我們看看，Eric，我們還有多少時間？5分鐘。所以，讓我給你們介紹一個新詞。De-te-re-o-lai-zay-sion。打出來，Eric, d-e-t-e-r-r-i-t-o-r-i-a-l-i-z-a-t-i-o-n。真長的字！現在，這意味著要讓自己擺脫自己習慣的圈子territory，遠離你過去所知道的！現在，你們都是四年級的學生。你們要畢業了！畢業後，你可能會繼續做很多事情。有些甚至可能與英文系無關。這很好。本科畢業後，我去了當助理律師，做和英文系完全無關的事情。這是de-te-re-o-lai-zay-sion。你走出了你的舒適區，你自己的環。嗯，足夠上一堂課了。現在我已經無話可說了。所以，如果你有問題，去我的辦公室或者找我的 TA Eric 和你談談deterritorialization。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以第一榮譽畢業後做了保險經理，然後再次進修！嗯，一堂課這樣完真好。再見。下課。”

中午的課堂剛結束，我就和Meander匯合，然後去機場。這樣我們就可以送別Kyle了。當我們在機場下車時，Kyle 和我們的導師 Bronze 正試圖將一輛裝有 2 個非常大的行李推車推上斜坡。我伸出援手，一起推。最後，推車在機場地板上移動並變得平穩。

“我的上帝，你在裡面放了什麼，石頭？”我問。

“是的，”他說，“嗯，準確地說，是我母親的地質收藏。”

“你真的應該提前收拾東西，”導師青銅用一隻手比劃著。他是啞巴。

“不能怪你，”我對Kyle說，“這些不是你在澳洲能買到的。”

青銅拍拍我的肩膀，指了指一個方向。

“哇。Kyle，你真的應該事先收拾好東西。”

那里至少有 30 個行李箱和 4 個大行李。Kyle的家人在那裡，還有我們和他們父母的幾位團契成員。他的父親正在那裡檢查一份清單。他的母親抱著他的妹妹。青銅吹了一聲口哨，召喚Kyle的父親和幾個男孩卸下行李和辦理登機手續。

“所以，你沒聽說過海外搬家公司嗎？”我們卸下行李時，Zedekiah問。

“我們決定得很匆忙，”Kyle的父親說，“沒有時間。”

“我以為機場會為此收取很多費用，”David說。

“價格其實差不多。嗯……Fiona，你可能想查一下這個。”Fiona姨姨突然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小Cindy。

“姨姨，我可以抱嗎，”Athena說，向Cindy張開雙臂。

Kyle的媽媽把兩歲的Cindy交給Athena，然後衝向她的行李，留下Athena和小女孩玩耍。

“這是最後一個，”Kyle的父親宣布，“檢查你的證件，我們要走了。”

我們自動圍著他們繞成一圈，開始最後的聊天。

“保重就好。”

“我們每天都會為你們祈禱。”

“如果時間允許，你可以加入我們的 Zoom。”

“我會好好照顧Belly和Button的，” Simone 說。

我從遠處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我默默地離開圈子，走向那個身影。偉強背著一個非常大的山地背包，一個黑色的腰包和一個中號行箱李。

“你的家人不跟你道別嗎？”

“他們有，他們在廁所裡。” 有很長的沉默。

“請問……”我說。

“是的。”

“我聽說很多人移民到英國、美國、澳洲、台灣，甚至日本，但從未聽說過移民去柬埔寨，”我說。

“他們實際上比你想像的更發達。”

“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一個30分的DSE頂尖候選人想去柬埔寨？你到底在那兒做什麼？”我問。

“義工。我將在那裡協助一些大型扶貧項目。”

“但我以為你想成為一名學者。”

“我還是。但不是在香港，從來沒有。”

“你不喜歡香港嗎？這是你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我問。

他說，“我並不是說我不喜歡香港。這是我的家。只是，我不喜歡我的城市在我們開始職業生涯時壓力太大，太受限制。坦率地說，我在這裡看不到我的未來，現在看不到。”

“你在柬埔寨就看到嗎？”

他說，“我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我想在很多方面做出貢獻。我去過柬埔寨並為這個組織服務過一次。這是一個我想呆住的地方，至少在一段時間是。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會想念這個地方的。但我可以看到在那裡會更美好的未來。”他的父母回來了。

“現在是時候了，”偉強拿起手提箱，“再見，媽媽。再見爸。”

“每晚都給我們打電話，”他的媽媽告訴他。

“再見，壯文。”

他抓起所有東西，拿出護照和機票，背對我們。在大門的入口處，他回頭向我們揮了揮手，然後消失在人群中。在另一扇門上，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Kyle的家人身上。他們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現在他們走了。

16 日星期四，Meander 正在採訪 Zedekiah 的姐姐 Rona。嗯，不完全是。“人民”的 Martin 正在採訪她。結束節目後，我們來到她身邊。

“所以姐姐，”Zedekiah 問道，“那句話，‘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如果我必須被逮捕，也最好在這裡。’這只是陳詞濫調，或者你是認真的。”

“我是認真的，弟弟，”Rona回答。“不管你喜不喜歡，我都屬於這裡。是的，我看到很多我厭惡到足以抗議的事情。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你不打算離開香港？”我說。

“從來沒有，”她回答說，“如果你將她與其他城市進行比較，香港可能在各個方面都不是最好的。然而，這是我不能離開的家。沒有什麼，沒有更好的未來或我去過更好的地方，可以讓我離開。因為我的未來就在這裡，我將積極塑造它，而不是四處尋找。”

17 日，星期五。與Athena的家人共進晚餐後，我護送 Meander 回她家後乘坐巴士回家。中途，元朗浸信會外，巴士死火。這是當天的尾班車。我有兩個選擇。要麼步行回家，要麼前往元朗商業中心乘坐小巴。嗯，還有第三種選擇。我走到教會旁邊的那座舊建築。我終於可以仔細看看。這是一棟破爛的小建築，至少它的外觀看起來很小，與旁邊的那些相比，它的身體要短得多，也薄得多。很確定她在建造時具有魅力，但現在不再如此。它的門正上方有

一塊牌匾，一個板狀的標誌。上面寫著兩個我不認識的漢字，“筱廬”。透過一樓的窗戶，一棵粗壯的樹長了出來，她的樹枝伸到了屋子的頂部，比屋子還高。她顯然是從地面長出，朝著窗外走去。顯然她正在伸出她的手。她的早年一定是黑暗的。如果她呆在屋裡，她就不能再長大了。她看到外面的陽光，覺得這就是她的未來，於是她伸出手。是誰把她栽在這裡的？是房主把她種在這裡，還是她作為種子飛落進屋裡？她選擇在這裡成長嗎？她有沒有嫉妒過其他樹木自由生長而沒有房子困住它們？我不知道。這些都不再重要了。如果房子留下，她會留下，如果房子沒了，她將一起埋沒。她伸出手去觸摸陽光，進一步成長為現在的面目。但她是生根在此的。不管她喜不喜歡，她都不能離開這所房子。我可能和這棵樹沒什麼不同。

初撰於 2021 年 9 月 18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7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